

一部沉重的书

郑国权

我们在组织出版这本《南音名曲选》的后期，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因为将古老的南音工尺谱输入电脑，进而直译为五线谱的首创者之一的吴世忠同志，不幸于1999年3月28日上午，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摔倒在第六中学不远的人行道上，从此千呼万唤不返头；他正在做的和想做的许许多多的工作，无可奈何地中断了。壮志未酬，令人叹惜。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王仁杰为之作了一副挽联：业南音终世，作古乐孤忠！

关于这本选集的编撰出版，吴世忠和他的合作者李文胜都有各自的文章加以介绍和说明，值得一读。我们在整理世忠的遗稿时，发现在他撰写关于工尺谱润腔方法一文之前，于1997年10月，已写了一篇《前言》，开篇一大段和结尾，介绍他借助全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诠释古老的南音工尺谱的动因及其历程。接着几大段便是论述工尺谱的特点和如何解读，其中已涉及对润腔问题的探讨。这篇初稿完成后，当他获知本社联系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将支持他出版这本选集时，他便埋头集中撰写了一篇全面论述工尺谱润腔的文章，现在已收在本书的前头。因此，他《前言》中关于润腔问题的文字，就不再重复刊出，而摘出有关的几个段落，介绍其首创的初衷和历程。

以下是《前言》第一段：

中国音乐研究所前所长、已故黄翔鹏先生在《漫谈音乐数据的电子信息处理》一文中，震聋发聩地大声疾呼：“难道我们不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条件和设备的可能，走自己的路，来创造中国的记谱仪器并推而广之，使音乐数据的电子信息处理，在记谱仪以外的各个方面，也能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吗？”（见199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黄翔鹏的论文集《传统是一条河流》）在黄翔鹏先生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本人（吴世忠）从1995年初开始便着手研究南音工尺谱的电脑印刷，以便将南音工尺谱从手抄和蜡刻油印中解放出来，赶上这个电子信息时代。于是，我首先把南音工尺谱全部符号初步归纳为65个既是独立、又可以联结组合的符号，并由我在泉六中的同事、青年电脑教师李文胜制成可以竖排的软件。1996年10月19日，我们把研究的成果拿到“’96泉州中国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示，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会上，我们还郑重地宣布正在研制南音工尺谱同五线谱对应（即南音工尺谱直译五线谱）的电脑软件。蒙泉州晚报、泉州电视台、福建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重视，把这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和科研消息，先后予以报道。1997年3月中旬，我基本完成了南音工尺谱同五线谱对应的图纸设计和绘制，把其间的全部对应规律归纳为4千多组相对独立而又可以有机结合的“细胞”和“细胞团”。同年6月，李文胜根据这些图纸，基本完成了软件的研制。这样，我们两人合作，文理联手攻关，相继解决了南音工尺谱的电脑印刷和南音工尺谱翻译五线谱的电脑印刷。这个软件，既可保留南音工尺谱传统的竖排，又可以兼有工尺谱和五线谱对应的横排。

鉴于当前社会上南音乐谱紧缺供不应求的情况，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整理编印出有史以来第一册电脑印刷的南音曲本。由于财力和其它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决定先选择10首有代表性的“指”（有唱词的套曲）和“谱”（纯器乐曲）。这10首“指”

和“谱”，是被尊称之为“南管先生”者所必须要掌握的。其中，“指”是五大套之《趁赏花灯》、《心肝跋碎》、《自来生长》、《一纸相思》、《为君去时》；“谱”是四大名谱之《梅花操》、《四时景》、《走马》、《百鸟归巢》及入门必学的《起手板》。以上“指”“谱”，总称为南音十大名“指谱”。

吴世忠《前言》的最后一段是：

南音是我国最古老的乐种，它是独立的艺术品种，同时，其音乐又是梨园戏、木偶戏和高甲戏的“母语”。南音工尺谱是自成体系的古老乐谱，保存、维护、继承和发展南音，离不开南音工尺谱。我们之所以运用最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去整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把工尺谱译成五线谱并制成互为对照的电脑软件，是希望这一成果能对南音的保存、维护、继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为包括南音在内的传统音乐教学提供方便。然而，这一研究工作刚刚开始，限于水平，必有不少缺憾。我们在作了如上说明的同时，亟盼能得到贤哲们的批评指正，以便将工作做得更好。

泉州市科委、泉州市鲤城区科技局及泉州市有关领导在获知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后，立即予以大力支持，这对我们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可以说，我们的成果，凝聚了有关部门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的心血。藉此机会，我们以万分感激之情，向支持我们这一事业的领导同志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吴世忠 1997年10月

进入1998年，吴世忠、李文胜的合作研究又有新的发展。电脑录入和译成五线谱的已不只是“十大名指谱”，而是还有百首名曲，洋洋数百页。但如果仅止于此，仍然会像以前他费了几年苦功撰写并用手画五线谱的一本书稿一样的命运，束之高阁。其研究成果，既未能得到社会承认，也不能让社会所共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的浪费，民族文化的损失。

1998年9月，笔者去新加坡，走访湘灵音乐社的老朋友。在谈及古老的南音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以便走向世界问题时，该社的艺术指导吴启仁听到吴世忠已经取得的成果，非常兴奋，待看到传真机收到泉州传来吴世忠李文胜的曲谱时，遂向该社负责人报告，并得到一致的支持，决定资助这本书的出版。

吴世忠李文胜这对搭档，获得海外佳音，如同雪中送炭，心暖手暖，更加努力钻研，完善各项设计，至11月中，已打出初稿的清样400多张。同月28日，笔者同世忠去北京，找中国戏剧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拜访黄翔鹏夫人周沉，又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副编审黄大岗同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音乐界的元老吕骥先生、赵沅先生和戏剧界的郭汉城先生。

北京的老专家和出版界的人士，对东南海滨有一对特殊的搭档，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竟然独闯冷门，惨淡耕耘数年终于取得南音界前人所没有的成果，除了惊喜之外，就是大加赞赏。他们热情的为之题词，为之写序言，奖掖后生。出版界的人士看了世忠带去的清样，兴奋地认为，吴世忠李文胜的创造，无疑为中国的诸多古谱输入电脑，开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因为出版界眼下在编印音乐作品时，五线谱固然可以用电脑制作，但唱词的汉字，还不可能同步录入，要靠手工一个字一个字地剪贴在胶片上，繁琐低效。而吴李的创造，则是工尺谱、唱词同时录入，并直译为五线谱，一次完成、精确无误，事半功倍。出版社的负责人认为吴李的贡献是很突出的，表示乐意为他们出版这本书。

在北京期间，世忠的身体状况良好。室外天寒地冻，他连大衣也不用穿。回到泉州以后，是吴世忠心境最好的时期之一，他又孜孜不倦地在电脑前完善软件和撰述。1998年12月8日，湘灵音乐社副社长王碧玉和吴启仁、林少凌等艺友，专程到他的新居观看他操作电脑，让历来只能靠手抄的工尺谱，工整地呈现在屏幕上，而且只要按一个键，便神奇般地对应地配上五线谱。于是，湘灵音乐社支持出版这个成果，便成定局。吴世忠多年的夙愿，快将成为现实！

然而，谁想得到，正在大有作为的活生生的吴世忠，竟然撒手而去。他前年有过心脏病发作，住过院。这个时期，他自我感觉良好。那天是个星期天，他抱着孙女，步行去他任教的泉六中取报纸，而后沿体育场边散步，11时多，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的合作者李文胜只好担起全部担子。本书的特邀责任编辑、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黄大岗同志4月初来到泉州，按照出版要求，指导李文胜修改，并由世忠的女儿吴瑛莺协力设法填补世忠论文尚未填上的谱例。在茫无头绪的情况下，在这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大家才更深切地感到常在悼词中所说的“×××的逝世，是××事业一个重大损失”或“不可弥补的损失”的这句话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经过努力，这部书稿的补充和在电脑中的修改，终于告一段落，可以进入出清样送去终审终校的时候。今年8月9日，李文胜带着电脑储存全部数据的硬盘到达本社的楼下，不意失手掉落砸在大院的花岗石地板上，硬碰硬，造成机械损伤，寄去北京和日本都说无法维修而报废。又经历一次不可挽回的损失。真是好事多磨、祸不单行。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李文胜的毅力又一次受到考验。经过2个月的工作，终于又修改打出300多份清样。此时，如果吴世忠健在，其修改工作完全不用操心，可由他完成。但斯人长逝，只好先由文胜独自在无数个通宵中劳作。这个年青人太耐劳又太耐心了。他常常为一个音符符头的规范和符杆的长短，几个小时抓住鼠标不放，反复折腾了大半夜。至于对谱工作，则由世忠的女儿吴瑛莺多次核对，并特别邀请艺校的姚胎权和梨园剧团的林家枢两位行家里手来协助校对线谱和工尺谱；最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及其特邀的责任编辑审定。

今天，这本多灾多难的选集终于问世了。它是一部厚实的书，也是一部沉重的书。庆幸能够得到中国音乐界元老的重视和鼓励而郑重出版，一来可以告慰世忠在天之灵和他的家属，二来可以真正让古老的传统文化得以与新科技结合起来，借助计算机技术让泉州南音插上翅膀，走上世界，飞向更广阔的空间！

最后，还得再提一笔：向来热心继承和革新泉州南音并富有成果的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在支持世忠将工尺谱输入电脑并直译为五线谱的同时，也尝试着用钢琴来伴奏南音，并央请音乐家刘斌先生为丁马成先生的新南音作品，编制了10首钢琴伴奏谱，合在本书一并出版。

本社的任务，顾名思义是研究地方戏曲，近几年来正忙于校订编辑出版《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南音“指”和“曲”中的词，大量来自传统剧目，凡是与“丛书”有关的唱词，我们都尽可能地附录在相关剧目之后，以供大家研究。至于音乐方面、尤其是工尺谱方面，我们是外行。因此，组织出版这本书大有不自量力之嫌，不完善之处一定很多；而电脑处理工尺谱及直译五线谱的软件开发，是项崭新的技术，自然还有待完善的地方。因此衷心祈望各界多加批评指教。这部书如有可取之处，并望多加推广介绍，使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推进南音事业的发展。记得一位文艺界的朋友说过，在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工作中，只能“求成不求全”。是的，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支持，少一些于事无补的求全责备，才能使那些有志于为民族文化大厦拾遗补缺、添砖加瓦的人士，少一些沉重，多一些轻松。我们的事业必定大有希望。

1999年12月25日